



## 关于《离骚》

◎祝淳翔

北京的藏书家谢其章在其《创刊号风景》一书中提及上海“孤岛”时期出版的一种名叫《离骚》的期刊，因其“稀见难得”，故一旦发现便“毫不犹豫”，急抓到手。

读姜德明《阿英编〈离骚〉》一文，可知《离骚》是“孤岛”时期最早出现的文艺刊物，是国军西撤后创刊于1937年12月20日，原定为半月刊，却仅出一册，便告寝事。编辑者说是刘西渭（李健吾笔名），实际的主人却是阿英。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。

1937年8月24日，阿英参加由国共两党共同出资，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名义创办的《救亡日报》（社长郭沫若，总编辑夏衍），担任编辑部主任。上海沦为“孤岛”后，《救亡日报》决定迁往广州，当时阿英留沪，又奉命办个刊物，即与于伶、郑振铎商量，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，决定请当时在暨南大学当教授的李健吾出面。尽管他们与李并不熟识，由于有郑振铎先生从中介绍，他俩去找李一谈，李先生痛快地答应下来。关于这段“李代桃僵”的故事，姜德明认为意义重大，“既可见我党文化战线领导人的卓识远见，也可见阿英等诸位战友在对敌斗争中的策略考虑，更可见李健吾先生的豪爽性格和爱国热忱”。

《离骚》的封面，是陈老莲的《屈子行吟图》。谢其章发现，《文艺复兴》的“中国文学研究专号”，用的也是这张老莲画作，继而判断“二本刊物都有李健吾的参与，同样的封面画不会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吧”。然则《文艺复兴》是郑振铎与李健吾两个人合编的，封面画如有雷同，更有可能是与耽于收藏明清版画的郑氏有关联吧。

金性尧《期刊过眼录》（《古今》1944年第47期）文中，也曾提及《离骚》，并说“创刊号因稿挤”，他本人的一篇“考证乡土史地的文字”不及放入。或问这篇文章究竟是哪篇呢？1950年1月29日《大报》，刊有金性尧以闻蛩笔名撰写的《海内孤本记〈离骚〉》，透露了更幽微的历史细节：“创刊号（其实也即最末一期）有柳亚子先生及阿英自作的学术文字，我也写一篇记明未鲁王监国时的舟山遗闻，因为当时的正面的写有关抗日文字既不为环境所允许，就只好借历史上这一些亡国易代故事来发挥。但因创刊号稿过挤，预备移至第二期，后来只好拿到《永生》杂志上去。”经覆按，该文篇名《关于鲁王及舟山》，刊于《众生》第6号，1938年8月1日出版，文末落有“六月二十七日晚上”字样，估计是最终的改定时间。金先生没说，《离骚》刊有金夫人武桂芳女士的一篇短篇小说《买米》，将动乱年代人们蜂拥买米的窘迫与紧张感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## 绿茶画名家书房·何大草

1962年生，作家。



大草老师的新书《春山》这是一部关于诗人王维晚年生活与情感的书。如今，王维的“辋川别业”早已不存。其实每间书房何尝不是读书人自己营造的“辋川别业”呢？



### 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

邵燕君、李强主编  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上编“中国网络文学大事年表（1996—2020）”，下编“重要网络文学网站简史”，遴选70家网站，按重要程度分别撰写词条、简史和专题。与传统文学史相比，本书突出了网络文学的特性，即平台的无规则生长与整合，生产机制制约下的海量写作。

### 中国科幻口述史(全3卷)

杨枫主编  
成都时代出版社

本书采访了21位功勋卓著的科幻名家，构画新中国以来科幻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。通过受访嘉宾个人视角回忆，书写集体记忆，带领读者在聊天中读懂中国科幻发展

史，身临其境感受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

### 士人走向民间： 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

王瑞来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内卷从来不是我们现代人的“潮流”，宋元时期的读书人早就深陷内卷的竞争之中。王瑞来以登科及第后的士人命运为切入点，视角独特探索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，具有创新性。

### 人海之间： 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

杨斌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以新颖而宏阔的海洋史视角，讲述了古代中国两千年来被尘封的海洋史记忆，带领读者重新发现一个充满好奇心与冒险精神的“海洋中国”。



## 孟心史题扇

◎段于鄙

1957年，杨联陞在美国重刊孟森《明代史》讲义，在序言中，他回忆道，“二十六年夏，卢沟桥事变，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北平。那时心史先生同我，都住在城内。我曾托人转请先生给我写过一把扇子。先生写的是李越缦的《九日寄雪鸥》七律：‘越山云物逼秋清，细雨黄花易得晴。落叶与人争野渡，斜阳随雁下江城。无穷朋辈艰求食，如此穷途未悔名。念尔闭门谁送酒，登临应解遣遥情。’现在扇子没有了，诗倒还记得”。此序原载《政论周刊》，其后收入《明代史》，冠于正文之前。

据杨联陞外孙子蒋力说，此扇至今尚存其处，“虽是七十多年前的旧物，裂断多处，却墨不减色”，且谓原诗“雾”字“孟书为物”，“逍”字“孟误书为遣”。复核李慈铭著《白华绎拾阁诗》丙集，杨联陞记忆得半字不讹，而扇面上孟森所题写者也未见有差别，所谓“误书”不知从何说起。或许蒋力所参照的版本，乃其自编《哈佛遗墨：杨联陞诗文简》，因为其中所收录的正是“云雾”“逍遙”，传讹沿误。

《九日寄雪鸥》作于咸丰五年（1855）重阳，《越漫堂日记》并载其诗，“易得晴”则作“趁晓晴”，此外无异。至于“雪鸥”，日记又作“雪瓯”，即周光祖，字锡侯，浙江山阴人，《越漫堂文集》卷二《耻白集序》便是为此人作。

道咸之间，李慈铭正当少年时，“而应南北试凡十一，屡荐屡报罢”，相当困顿。当年“九日寄雪鸥”稍前，五月初二，李慈铭“作书致雪瓯，告以度节之艰，自问一衣十年，每食半罢，寒俭亦无以过，无乃今年光景更甚昔年”，可证其诗“艰求食”“穷途”云云确是实情。

不过，即使“个人身世如此，但仍保持声誉名望，未作出使自己后悔的行为”。危城之中，孟森为杨联陞题扇，属意这首“平妥而不平庸”的诗，“大约也是借来发泄自己的忧愤”，让杨联陞“当时读了很感动”。



## 《书林清话》已见新式章节体之雏形

◎董斋

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自叙中称，其写作动机是读了叶昌炽《藏书记事诗》之后，“顾其书限于本例，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，是故览者所亟欲补其缺略者”。于是，他决定编纂新著，详述刻书缘始与宋元以来官、私、坊刻三者之派别，兼及书籍校勘、流通之掌故，以弥补《藏书记事诗》的不足。

当然，《书林清话》与《藏书记事诗》的体例不同。叶德辉没有采用

诗传结合的形式，也没有采用传统的叙事或题跋的形式，而是采用了札记或笔记的形式，并在旧式笔记的基础上有所精进。

旧式笔记大多将作者平素记录，逐条列载，内容庞杂，毫无次序。或按类编卷，而各卷之间并非不可更易，每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。《书林清话》则不仅按类编排，分卷与条目部次均有密不可分、不可移易的逻辑关系。所述时代由远而近，前后相

缀，不可倒置。全书有条不紊、次序井然，已见新式章节体书籍之雏形。

尽管现代书话作者，无论是曹聚仁还是唐弢，都声称自己受到《书林清话》的影响；他们出版的书籍，如《书林新话》和《晦庵书话》，却都是报刊短文的结集，而非系统的专题性著作。叶德辉整体结构方面的体例创新被忽视了。现代书话写作并未延续他努力的方向继续推进、更上一层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